

戈壁叢書18

新天集

七十年代月刊社·于諍著



于 諍 著

七 十 年 代 月 刊 社

新 天 集

· 版權所有 ·

新 天 集

作 者：于 靜

出 版：七 十 年 代 雜 誌 社

香港文咸東街八十三號三樓

電話：5-458564

承 印：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1975年1月初版·定價港幣三元二角

目 錄

一、寫在前頭·····	一
二、澳門廣州之間·····	三
三、單晶硅與小林·····	五
四、一角八分錢的晚餐·····	七
五、天安門——中國的象徵·····	一一
六、月球上可見的長城·····	一三
七、沙石峪的一夜·····	一五

八、斷電才肯下班的工人·····	二〇
九、防空壕·····	二三
一〇、豬與蝴蝶·····	二五
一一、北京的小胡同·····	二八
一二、北京街頭·····	三一
一三、大漢族主義·····	三四
一四、「香格里拉」與農奴·····	三七
一五、北京——延安——北京·····	四四
一六、柳林大隊·····	四七
一七、煉鋼爐邊·····	五〇
一八、高壓綫上·····	五四
一九、煤礦坑底·····	五九
二〇、平頂山慘案·····	六二
二一、高粱地裏長的稻米特別香·····	六六
二二、漫步黃埔江邊·····	六九

二三、老劉，我要動刀了！	七三
二四、「受氣包」與多快好省	七六
二五、工作與娛樂	八一
二六、工農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八八
二七、愛人同志之間	九四
二八、也是認同	九八
二九、「風物長宜放眼量」	一〇一
三〇、「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一〇六

一、寫在前頭

我於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七月十七日在中國大陸旅行、參觀、訪問了三十六天。

在這三十六天裏我先後到過廣州、北京、河北遵化縣、延安、瀋陽、鞍山、撫順和上海。一共參觀了十五個大小型工廠，四個農村，七個學校及兩間醫院。我也遊覽了不少名勝古蹟，看過一些文藝體育節目，當然更逛過大街，吃過小館。最可貴的是我見到了分離了廿四年的祖父母、外祖父以及十幾位住在北京或上海的親戚，也獲知了其他幾十位分住各地的親戚們的近況。

與我同行的一共有十四個人，都是從美國回去的。我們本來互相並不認識，是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根據我們自己要求的回國時間及職業興趣等替我們組合在一起的。我們在廣州集合，在上海解散，

解散後有人去別的地方探親訪友，有人留在上海，也有人要找一個人民公社住一段時期。我因爲工作關係，單獨先回到美國。

回來以後，許多朋友問我對中國最主要的印象是什麼？我想來想去，只能套用楊振寧教授的一句話：「中國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當然，我還要加一句，中國絕不是十全十美的「烏托邦」。在偉大的成就裏，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點，在光明的遠景中也還有一些困難。但是，成就是主要的、全面的；缺點是次要的、局部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但道路却可能是曲折的。

也有人問我，「中國對我們歡不歡迎？」我的答案是絕對肯定的。接待我們的人員以及我們有機會見到的幾位主持僑務工作的負責人曾經一再表示，不論你拿什麼護照，採怎樣的政治立場，中國政府都很歡迎你回去看一看。「耳聞是假，眼見是真」，他們認爲親眼見到的事實是對誤解及惡意宣傳最好的答覆。還有人問我在國內行動是不是很自由。我們初到不久，接待人員就提出了一個大致一個月左右的行程計劃，徵求我們的同意。我們提出了一些修改，去掉了蘇州、杭州等風景區，加上了東北工業區。這個辦到了。後來我們又要求去新疆烏魯木齊，就沒有辦到。所以我想參觀者或旅行者要去哪一個地區或城市需要得到官方的同意（但國內人民則可以任意買票上車，不需證件），到了一個城市或地區之後，在當地的參觀項目需要通過當地的接待單位與被參觀單位磋商。商店購物，探親訪友，到公園街上閑逛或是吃館子、看戲、毫無限制。電影機、照相機、錄音機等也可以自由使用，完

全沒有檢查。

有關中國的報道與分析已經不少。我在三十六天裏所能見到的深度與廣度也非常有限。所以我不打算抓大題目，寫大塊文章，而只想拉雜地報道一些我個人的感想。假如讀者從這些零星的報道中能夠捕捉到新中國的一鱗半爪，甚或感覺到七億同胞的脈搏與呼吸，那便是令我喜出望外的收穫了。

二、澳門廣州之間

一般人到中國大陸都是從九龍乘火車通過深圳到廣州。我則因為香港簽證的問題必須轉道澳門，然後乘汽車到廣州。就因為簽證的麻煩倒使我增加了一段一般人罕有的經驗，壞事結果變成了好事。

從澳門到廣州要穿過河川密布的珠江三角洲，中間經過珠海、中山、順德、南海等縣，全程大約四個半小時。路大半是細沙鋪的，快到廣州了才變成柏油路。路面很平，不寬。沿途兩旁都種了樹。

樹幹上都漆着白漆。路上汽車不多，只偶爾見到幾輛運貨卡車或是拖拉機改裝的小型運貨車。絕大多數的交通都是自行車，或是步行的農民。許多年沒有在自行車與行人很多的地方乘過汽車了，所以一路上替司機捏了很多把冷汗。他自己倒是應付裕如，把車上裝的兩個喇叭只管輪流的按：一個聲音較尖較刺耳的，是管「遠攻」的，另外一個比較細聲細氣一點的是管「近交」的。初時覺得汽車上裝兩

個喇叭很新奇，後來發覺國內大型車輛有不少是如此「配備齊全」的。

珠江三角洲果然名不虛傳。一片片綠油油的水稻田，一叢叢的芭蕉樹，三三兩兩的水牛或立或臥或是泡在水裏。越看就越使我想起台灣，也越想念台灣。這些景色加上一羣羣赤着腳戴着斗笠的農民，和我所記得的台灣農村真是很相像。所不同的是農村的房屋似乎堅固一些，集中一些。當然牆上不是仁丹之類的廣告而是「農業學大寨」之類的標語。

鄉下自行車可真多，大半都很新，在陽光照耀下，車把與鋼圈發出閃閃的亮光。這一方面顯示了農民生活及收入在近年內一定有所提高，一方面也反證在幾年以前，這一帶的農民還有許多人是靠兩隻腳底板走天下的。

車也經過了一些小鎮，每個鎮裏都似乎擠滿了人。另外，每個鎮上都有一些小型工廠。造藥的、製糖菓餅乾的、造水泥磚瓦的，遍地開花，種類繁多。記憶中的台灣農村沒有珠江三角洲這麼多煙囪。但那已是九年前的印象了，今日台灣農村的面貌究竟如何，我也說不上來了。但是不由得不想到「農會」、「水會」、「青果合作社」、「肥料換穀」、「典押土地」、「舉債度日」這些字眼。珠江三角洲與台灣西海岸天然條件相若，農業作物與耕種方法幾乎完全一樣。農民們樸實勤勞的性格也相當。但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他們的遠景是很不相同的。

三、單晶硅與小林

在廣州時我們有機會參觀了附近一個小鎮裏的工廠。這個工廠規模不大，成就可真不小。

它位於佛山近郊，專造半導體材料。在電子工業中應用極廣的半導體的材料是一種碳族元素，**硅**。並且要分子排列方向相同的**單晶硅**。這種東西沒有天然的，需要特別提煉。從前，中國不會煉**單晶硅**，全靠蘇聯進口。蘇聯不願見到中國發展獨立的電子工業，就在原料上盡量卡我們，每公斤要賣一萬五千元人民幣，而且還不肯多賣。中國的技術人員在一九六五年突破了這一項技術封鎖，試煉出來了品質合格的**單晶硅**。但當時工廠設備極貴，造價非常高昂。能產**單晶硅**的也只有上海、北京等很有限的幾個地方。文化大革命期間，工人們爲了配合國家發展電子工業的方針，發揮了敢想敢做的精神，打破了洋框框，土法上了馬，在全國各地搞了許多小型的**單晶硅**廠。佛山半導體材料廠便是其中之一。

工廠是一座不十分新的三層磚樓。我們一行與廠方負責人寒暄之後，到二樓會議室坐定。一位長得頗爲神清氣爽、態度很和藹的女孩來給我們每人倒了一杯茶。然後廠革命委員會的一位副主任就向我們介紹了這個廠的建廠經過。

一九六九年，國家決定要在佛山建一個單晶硅廠，當時只撥了一幢從前用做學校的三層樓房，又從各行各業指派了一些工人，並派了幾個有點科學底子的工人去上海作短期的學習。根據「洋框框」，單晶硅的煉製需要在恆溫、恆壓、濕度固定而無塵的室內才能進行。所以一般的程序是先蓋一個極考究的廠房，裝上非常敏感的空氣調節設備，鋪上打蠟地板，再安裝各種新型機器儀表，然後再由工程師指揮，才能小心翼翼地「拉」出成本極高的單晶硅來。但是佛山的這一批工人，只有一棟現成的舊房子和一腔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熱誠。再就是他們的一雙手。憑着熱誠，憑着雙手，憑着國外同胞很難充分理解的毛澤東思想，這一批工人用土法子因陋就簡地搞出了合乎國家品質要求的單晶硅。機器沒有，在附近兄弟廠的幫助下自己動手造，恆溫的房間也沒有，他們就開始研究爲什麼要恆溫，哪裏要恆溫。原來需要恆溫的並不是整個屋子，而只是蒸餾塔，及一部分管道。於是他們用布纏在土製的蒸餾塔上，包在管道上，一次又一次地進行試驗，終於解決了恆溫問題。窮人就只能想窮辦法，防塵、防潮等等問題也都一一解決了。出了產品，賣給國家，買了些新機器，於是製造了更多更好的產品。經過了三年的努力，這個原本一窮二白的小工廠不但已經爲國家提供了大批單晶硅，現在已經能製造更加複雜的多晶硅與單晶硅外延片了。同樣可貴的是，它也替國家從無到有培養了一批熟練的工業人材。其中一個，就是剛才笑盈盈地爲我們倒茶的女孩——小林。

小林是個初中畢業生，因爲喜歡體育，所以畢業後被分發去專學體操，但是不幸後來她身體發胖

不適用於當運動員了。正好這時候佛山要建廠，她就被分發來到這個工廠。在參觀工廠時，小林擔任介紹。她對整個提煉單晶硅的過程瞭如指掌。物理、化學、機械、電機，凡與單晶硅有關的，她都對答如流。她親身參與了許多建廠工作，也給我們講了些他們在摸索途中鬧的笑話。那些流汗的日子，那些抓頭皮的日子，那些鬧笑話的日子，現在都成了有趣而自傲的回憶。當我們之中的一位問她從運動員轉業到拉單晶硅的工人有什麼感想時，她的本來就已經很明亮的眼睛更加明亮了：「我以一個初中畢業生能夠來到生產的第一綫，為建設祖國而做在外國只有大學生才有資格做的事，這是我的光榮。」

我們參觀團之中的幾個工程博士，互相望了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回途中，我覺得我們參觀的不只是佛山半導體材料廠。我們看到的是新中國的縮影。

四、一角八分錢的晚餐

俗語說：「食在廣州」。我們在廣州當然免不了要吃些好的。但是我記憶最深刻的却不是什麼佳餚美饌，而是一頓極平凡，甚至可說是粗糙的晚餐。

一天下午，我們三、四個人身上懷着從接待人員那兒要來的糧票（註一）在街上到處轉，希望找一間真正「普羅」（註二）的飯店吃晚飯，轉了半天，不是嫌這家太「高級」，就是嫌那家太「講

究」，到了七點鐘左右，腿也酸了，肚子也餓了，終於在珠江邊不遠的一條小街上找到了一家合我們「標準」的飯店。

這家飯店大概可容一百人，當時約有七、八十人正在吃飯。這些顧客有的穿着不黃不白的襯衫，有的穿背心，一個個吃得狼吞虎嚥。每兩口飯之間的談話是用廣東話進行的。除了一個常常出現在廣東話中特有的寫不出來的字之外，我聽不懂內容。但是從腔調及表情上看來，這些食客似乎都是興高采烈的。飯桌是粗木製的，好像沒有油漆過。桌旁有一人坐的木椅，也有三人合坐的長板凳。板凳上除了有人坐着之外，還擱着不少隻腳。

我們正預備找位子坐下，一位服務員迎了出來。他告訴我們不遠處另外一家飯店比較好，勸我們多走幾步路。我們當然不肯走。服務員無奈，只好把我們引到一張正好在電風扇底下的桌子上。坐定後，彼此一打量，我們四個人中兩個人帶着近視眼鏡，在街上並不顯得出色的國產白襯衫，在這間飯店裏似乎顯得特別白，我們的褲子也好像太挺。

菜價牌掛在牆上。一共五六個菜，最貴的才三角幾分錢，有個叫鹹蛋菜飯的，一角八分錢。服務員說可以吃得飽，我就點了它。不一會兒就端上來了，是一大盤粗米飯，米質與我在台灣軍中吃的相似。上面蓋着一堆蔬菜，另外有半隻鹹鴨蛋。就着免費的茶，澆上一點醬油，我吃得很飽。

從服務員口中得知這家飯店的顧客大半是進城辦事的公社社員，也有一些外地出差到廣州的解放

軍戰士或基層幹部。廣州市民到這兒來「打牙祭」的可說是絕無僅有。從美國回去的，我們大概是開天闢地第一批。

對我來說，吃這樣的飯店倒不是頭一回，我在台灣時經常到類似性質的飯店吃飯，所不同的有兩點：第一，這次吃飯時不必與蒼蠅搏鬥；第二，以前不必交糧票（這盤飯要糧票三兩）。

台北有豪華餐廳，有又髒又亂的小飯店本不足奇。但是廣州也有講究飯店與蹺腳飯店之別就要使一部分人難以理解了。我有一位在美國的朋友對國內火車有硬臥與軟臥之分就不以為然，認為這是有失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精神。

其實「平等」並不等於「一致」。有人喜歡吃好的，就多上幾次好館子，穿衣旅行寧可省儉點；有人喜歡睡舒服的，出門一定要坐軟臥，吃的穿的就馬虎點。這兩種人各有喜好，很難說是不平等。所以飯店有高下，車廂分等次，衣服有貴賤是自然的，也是應該的。但是這種說法只觸及到了事情的一面，而沒有照顧到另外一面。那就是今天國內各種人的收入仍然是不平均的。

談到收入的平均，也應該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要承認在社會的生產力還沒有發達到足夠每個人「各取所需」之前，一定要區分各人的體力、腦力的貢獻，「按勞取酬」。「絕對平均」是行不通也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是應該糾正過去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以及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過分不平衡的現象。

我覺得解放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在減少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差別上已有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在取消城市人口與鄉村人口之間的差別方面，還有一大段的路要走。成績是有的，但是還嫌不夠。鄉下人進城辦事要吃三流館子就是一個證明。

當然，從前鄉下人進城不是投靠親戚找點苦力活來做，就是討飯，根本沒有堂而皇之進館子等人端菜端飯來吃這一回事。現在的公社社員能夠在城裏進館子，即使是一角八分錢的鹹蛋菜飯，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我想就是因為過去與今天的對比，使得鄉下農民願意更加努力地工作，為祖國創造財富，也為自己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在最短的將來，希望進城辦事的公社社員們都可以換一個地方去領畧「食在廣州」這句話的真正「味道」。

註一：糧票不等於錢。它只是一種糧食購買許可證。有一斤糧票，就有買一斤糧的權利。國內現在雖然糧食已能自足，但糧票制度仍然存在。按勞動強度及年齡，每人每月畧有不同，一般在三十市斤左右。因為蔬菜、肉類的消費量逐漸增加，主食消費量相應減少。一般人一個月吃不了三十斤糧，所以糧票現在只有防止囤積的功用，而沒有限制消費的功用了。

註二：「普羅」是「Proletariat」的簡譯。這裏是我們對便宜飯店的戲稱。

五、天安門——中國的象徵

天安門是明朝初年修建的，那時稱作承天門，是承接上天，天子君臨的意思。清朝建都北京後，把承天門加以擴大整修，改名天安門。清朝初期的一百多年，在封建統治者的眼光看來，可以說是承平盛世，所以天安門也就名副其實地成為清朝皇室「威加海內」的表記。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因為鴉片戰爭失敗而與英國訂立南京條約。其後有美國的望廈條約、法國的黃埔條約、俄國的璦琿條約、英法的北京條約、德國的天津條約、日本的馬關條約，不勝枚舉。清朝統治者的權威日衰，帝國主義者的勢力日增，中國於是變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天安門於是成了中國受屈辱的象徵。

但是中國人民是不甘長期受辱的。帝國主義者、封建統治者的壓迫愈重，反抗也就愈烈。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聲言「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這是天安門獲得新生的第一個訊號。

經過三十年的艱苦鬥爭，天安門才變成了真正屬於人民的天安門。天安門成為新中國的象徵。這是一個極為恰當而有意義的象徵。新中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舊中國的延續。新中國承